

席娟柔情系列

纏綿

三个世纪

席娟

席娟最新作品集

继续三个世纪

席娟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苏)新登字 007

缱绻三个世纪

作 者:(台湾)席 绢

责任编辑:李荣德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滨海县第三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110,000 1995 年 2 月第一版

印数:30,301—40,300 册 1998 年 6 月第 4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9-0816-5/1.779

定 价:9.80 元

序 幕

一九九二

舞动的雨刷奋力地刷着滂沱而下的雨，但对于雨柱形成的雨露却无能为力，正如恩慈沮丧、挫折的情绪。

浓浓的黑夜加上如注的雨，整个覆没了景物，她仅能追踪着在一片茫茫中的微弱车后灯。幸好这时是凌晨雨点蛛发，弯曲的山道上只有她和前面的那辆车。

恩慈的心情也像山路般曲曲弯弯。前面她跟着的那辆保时捷载着她丈夫。不到十分钟前，他接了个电话，立即穿衣悄悄出门。

她回想过去将近三个月他如谜的行踪——经常接到个电话，低语一会儿，便匆匆出门。恩慈不晓得打电话的是谁，她问以初，他总是支吾其词。她自己也接到过几次神秘电话，对方一听到她的声音，一语不发就挂断。

现在恩慈回想起来，她接到的几次，都是通常以初应该会在家的，监时有事迟归的时候。而她自己接着时，若他们一起在客厅、起居室、或房间，他便会躲进书房。有好几次，她几乎忍不住想自分机听他到底和谁说话而不能让她听见。

她和以初相爱，互相信任，彼此间没有任何秘密。几时起，他有什么事瞒着她，非得背着她进行？或者是为了什么“人”瞒着她？

恩慈不愿胡乱猜疑，更不愿想以初对她不忠实，但情形越来越严重，过去一个星期，神秘电话一到将近午夜就停，以初总抢着去接，不到一会儿，他便急急出门，最长三个小时之后才回来。她装睡，装聋作哑。

直到今晚，她装不下去了。他出门后，她也出来上了她的车，打定主意要弄清楚他去和谁见面。

当以初的保时捷开上中山北路七段尽头的山道，恩慈的心开始往下沉。这上面只住着一个他们认识的人，而且这个人和恩慈的关系十分密切。她住的房子还是恩慈请以初买了让她的那的。

慢慢地，保持一小段距离，恩慈将车停住，已经开始冻结的心，寒意浮上她双眼，她透过挡风玻璃望着渐小的雨势中，由停在车道的保时捷下来的以初，急急忙忙跑向白色楼梯。一个恩慈熟悉着不能再熟悉的纤细身影由屋内跑出来，等在楼梯顶端，以初一到，她便投入他怀中，他紧紧拥住她。

那一刻，恩慈浑身冰凉。那一刻，她觉得她已经死了。

她感情深厚的丈夫和她亲爱的妹妹。她作梦也想不到。

晓色缓缓抹白天际时，雨早已停了。酷爱观赏日出的恩慈，在车内坐成了僵硬的雕像。她不知道她在等什么，事情等于已摆在她眼前，只差没有进去当场捉奸在床了。

捉奸这两个字如利刃刺进她心口。她奇怪她还会感觉到痛。

以初高大修长的身形由屋里出来时，恩慈以为她已成化石的身体内，蓦地翻江倒海的翻腾起来。

她妹妹没有出来，以初疲倦地步下楼梯中途，倏地一僵，他停住，眼睛望向她的车子。那双一直都那么温柔、深

情的眼睛，刹时间变得惊愕、不知所措。这表情，对恩慈来说，已说明了一切，她不需要听他解释了。

他向她跑来时，她绕着车道飞快地掉转车子。他奔到她车旁，用力敲她的车窗。她疾驰而去，看到他险些被她的车擦撞倒地。他颠簸了一下，又朝好追来，双手在空中狂挥狂摇。

她将已升上泪雾的眼睛由后视镜掉开，笔直、视而不见地望着前方。

她所有的感情，她所有的爱，都随着她滴血的心粉碎了。她的意识和脑子都一片空白。

看到那辆如庞然大物的车时，恩慈的车头已经撞上了它，接着她整个人和车子都弹了起来，飞向空中。世界在她模糊的视线中开始旋转，飞快地旋转。她不确定是她还是她的车子变成了一个翻滚的球，一直朝地底深处滚落。

恩慈没有动，没有挣扎，没有恐慌和惊慌。她感到她在向生命尽头下坠，她不在乎。

某样东西击中了她的头，或她的头撞上了它，她不在乎，她什么都不在乎了。

隐隐约约地，她听到尖锐的叫声，似乎在呼唤她的名字。是以初的声音。是吗？也许是幻觉。她不在乎，黑暗向她伸出魔爪，她欣然把自己交出去。她不要醒来，她再也不要醒过来。

楔子

二三〇〇年 缅甸州

早上露面的阳光，软软的拂过地面仍积着的前一夜才停止的雪。阳光的温度仿佛被雪吸走了般，感觉不到暖意。

章筠站在窗旁，不是在赏雪，或想藉薄薄的阳光感受一点冬末初春的交接节气，她两眼视而不见的望着窗外，思潮起伏、混乱。

一个半月以前，章筠乘坐的一架飞行巴士坠毁，驾驶及其余十几名乘客全部遇难，她是唯一幸运的幸存者，除了四肢几处擦伤，脸部受了灼伤，经整型手术后，她换了一张新的脸孔，不久即复原出院。

但自那以后，章筠脑子里常常无故突然浮现一些和她现实生活无聊的影像，一些模糊的人影，模糊的声音。每当她行将入睡或进入半睡眠状态，耳边就响起奇怪的声音，像是有人重复喃喃着要她醒来，语句含糊不清。

最教章筠不安的是那些声音还夹难着绝望的哭泣，那悲泣志如此悲痛，有男也有女。

起初章筠以为是些混沌的恶梦。“我挣扎着想要醒过来。朦胧中，我看到一些脸孔，但看不清楚，它们俯向我，俯得……很近，我几乎可以嗅到气息，人的气息。我亮了灯，它们就不见了，声音、影子都消失了。”

章筠轻轻深呼吸，揉揉悸痛的太阳穴。

“然后呢？你睡回去了吗？”一直坐在那静静聆听她述说的向伟志，章筠的好朋友，温和地开口问。

章筠摇摇头。“头两晚可以勉强睡着，后来就不行了。那些声音和影像似乎坚持要我醒着。”她转过困惑的眼睛，望向伟志。“你会说听起来是作梦没错，但我知道它们不是。渐渐地，它们持续不断，进而不分日夜，随时随地的冒出来。”

“有一次比一次清晰吗？”

“没有，都一样。”章筠回来坐在伟志对面。“我去询问过我住院时的主治医生，他认为是我坠机跌出来时，头部受到碰撞引起的后遗症……”

之前。机身开始剧烈摇晃，某种东西掉下来打中我的头。当我醒来，我已经躺在医院病床上。”

伟志皱眉沉思。有件事章筠自己不知道。那次飞行巴士坠毁，机身残骸烧得只剩零落的碎铁片，其余乘客的尸体也烧得难以辨认。章筠，奇迹似的，下半身不见了，上半身头部以下，右臂仅余半截，左臂自肩以下也烧得只剩炭黑的骨架，一块铁片当胸划入，她的身体部分已经死亡，但验尸官发现她的颈上仍有生命迹象，换言之，她的脑还活着。

5

章筠是位声誉著的外科医生，失去她，将是医界的一大损失。医院集合了几位著名的医生和科学家——包括伟志这位科学电脑专家，在科学实验中心的人体冷冻库，找到一名脑死但身体四肢健全的女性，将章筠这颗对医学界有过且仍将具有重要的贡献的脑移入另一个人脑壳中。

也就是说，章筠并非如她所相信的，只做了个简单的脸部整型易容手术，而是经过电脑传输，把她整个思维组织给了她现在所使用的躯体主人脑中。由于这项不需经开刀、完

全藉电脑电子科学功能的转换技术尚在实验阶段中，从未对外公布，除了发明者本人，和少数几位一流医生及似伟志这样参与实验研究的科学家，外人皆不知其情。

为了避免引起受转换者心理上的恐慌，不易适应自己新的“身脑不一”状况，同时章筠是第一个还在实验阶段便被冒险拿来当临床实验品的人，虽然转换一个多月以来，她看来一切正常，回到工作岗位上之后，仍是位出色、技术一流的好医生，在无法确定假以时日她不会出现任何适应不良症，产生异常副作用之前，这项转换过程必须是绝对机密，包括她本人，伟志也绝不能透露半个字。

在章筠之前，她用来做实验的白鼠、兔子及猴子，最后都出现不一的症状：格外焦躁或暴躁，及如章筠这般，无法睡眠，或在睡眠中发出古怪的声音。

尽管他们救章筠之前，她等于已死亡，但既然让她的脑意识活了下来，伟志希望她不要发生他们都不愿看见的意外。如果最后他们被迫必须像结束那些实验动物的痛苦，也要用同样的方式结束她的……他不认为他下得了手。

“除了声音、影像，你还听见或看见了什么？”他关心地垂询，为了她，也为了探寻实验结果。

“一些……”章筠手掌托在眉上，像似思考，其实是遮着她的难为情。

怎么说呢？那些云雨缠绵的“梦境”，教她如何启齿？这个部分的影像也多是模糊的。她不清楚两具纠缠交缠的躯体，女的是不是她自己。

她摇着头，张开神思混乱的眼睛。“伟志，你的电脑时光转换机实验到什么阶段了？”

她突然的问题令他一凛。“你想做什么，小筠？”

她双眸中自进他的办公室的困惑、迷惘、无措，瞬间减弱，加入了一份他熟悉得不得了的坚决和果断。

“我想试……”

“不行。”她没说完，他就坚定地打断她。“绝对不可以。”

“会有什么伤害呢？你那是一部时光转换机，又不是搅肉机，难道会把我搅烂成肉酱？”

“可是我不知道它会把你送往何处，过去或未来。万一你回不来了，怎么办？”

“我就随遇而安。”她倾身拉住他的手，“好嘛，伟志，让我试试。我只是要回到失事当时，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造成这些严重困扰我的声音和影像。”

对于这件事，伟志更不能答应。他怎能让她回去看到她自己尸体不全的惨状？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再说我根本没有把握掌握得住精准的时刻。例如你要回去的是坠毁之前？过程当中、还是之后，而且惨剧已经发生，你回去也改变不了，救不了其他人。”

“我总可以试一试。”

7

“要是你这一试，把自己放回意外里，再救不回你，怎么办？不行，不行。”他的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并把手抽了回来，插进他的外袍口袋。

注视她眼下因睡眠中足造成的深深阴影，受尽困扰折磨而变苍白、瘦削的瓜子脸，伟志踌躇了。

“我们是好朋友吧，伟志？”章筠继续动之以他们深厚的友情。

“正因为是好朋友，小筠，我不能答应你。你不明白可

能的后果，而我无法不能预知的结果负责。”

“不要你负责。”

“胡说！你要用我的机器，它还是一部尚在研究阶段的未完成机器，我当然有绝对的责任。”

“向博士，国家科学研究所所长来电。”空中传来他的电脑电话语言输送讯息。

“谢谢，我到一号电脑室接。”伟志回答。

“一号电脑室转接中”

伟志站起来。“我要去接个电话，小筠。你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

章筠是个绝不浪费时间，也痛恨浪费时间的行动派，她一旦决定了一件事，必定全力以赴，从不轻易改变。而她知道要说服伟志让她试他的时光机，他说不行，便没有折衷余地。他和她一样固执。

固执和坚决的意志是他们两在各自的工作上获得无人可比拟的成就的主要因素。

伟志发明并完成构筑时光机时，章筠曾有幸进入他的新实验室，看见过那部宛似太空梭火箭的时光机。他一离开办公室，章筠半秒也没耽误地立即起身也走了出去。

她来到时光机所在的实验室空气压缩门外，凭她细密的观察力和记忆，她在电码表上按下上次她看见伟志作用的六个英文字母密码。门无声地开启，她吐一口气，走进去，再由里面的同一型电码表按另外七个英文字母，门悄然合闭。

转身，她面向成圆弧型的精密电脑操控室。那座时光机就在玻璃围墙外，一个同样用超精细玻璃纤维围着，有着巨型车厢的密室里。

她知道除非有人由里面解码开门，伟志或其他知道开门

密码的人一时还进不来，所以她的充足的时间。当然，伟志是创造这间密封实验室的人，一旦发现她不见了，而她的铁龙还在外面，他一定想得到她在这，他也一定有办法让他自己进来。

章筠尽管着急，仍冷静地寻找如何启动及操作时光机的电脑按钮。在主控室和时光机之间来回走了几趟后，她发现所有启动系统都要在主控室操作完毕。那就是说，她得启动所有近钮后，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时光机。

她试了几次，决定可行，便开始按下几个主控钮。实验室门打开，伟志冲进来时，她正要按 AutoStart。

“小筠！你疯啦！”

惊慌间，她一手按下“AutoStart”却在转身时，另一手拂过了定时数字钮。灵敏的触键按钮在她轻轻拂触过时，数字尽管变了。而她不知情地飞奔向时光机，跳进舱，砰地拉上轨门。

“等一下……老天，小筠……”

一切都仅发生在眨眼间，她动作快得惊人，伟志喊都喊不及，更别提阻止她了。他奔到主控电脑前，瞥了一眼液晶萤幕显示器，脸色变得灰白。

9

“上帝，章筠！你在搞什么呀！”

液晶萤幕上显示她要去的年代，竟是“一九九四”。

A

一九九四年 台北·金瓜石

一连下了一个多月的雨，车子里也潮潮的。娄以初放下车窗，湿冷的空气立刻争先恐后地涌进来，他只好把它升回去。恩慈怕冷。恩慈不喜欢下雨天。

雨晚夜不知几时停了，山里弥漫着湿雾。恩慈喜欢雾。但恩慈不在了。

是忽地汹涌而上的悲伤，还是刚才冷风吹进来的雾湿了他的双眼，他不知道，也不在乎。几个星期来，他哭得视觉都麻木了。

但愿他的知觉也麻木一些，他就不会这么痛苦。但是这深入骨髓的痛苦，以初视之为对他的惩罚，所以他也不很在乎。

1
0
他不再乎的是他如此的想念恩慈，然而他再也看不见她了。

不到四点半他便起床，五分钟之内，他穿好了衣服，坐上了车子。趁夜出发，从阳明山的山路驶往瑞芳，一方面避开周日假期可能有的车潮，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恩慈喜欢在山年看晨光降临在山头，那种清澈透明的光芒。

以前他们常常如此，在星期六凌晨驾车离开他们在阳明山的家，沿山路直驱瑞芳金瓜石，在那度周末。

金瓜石是恩慈出生、成长的地方。她母亲现在还住在

那。恩慈出了车祸之后，以初仍然每个星期来，只是他不再在那过夜，也不去探望他岳母。他到山上恩慈的墓碑附近盘桓一天，便独自回阳明山。

晓色升起时，阳光意外地，却是如他所期望的，灿灿露了脸。

“恩慈，你看，太阳出来了。”他向身旁空空的座位低语。座椅上放了一把草莓果花。

他们有一年去纽西兰度假时，在花市看到这种花果形状有如许多小颗粒草莓密结在一起的罕见花科，嗜爱奇花异草的恩慈向花店主人买了一包种子，回来居然种活了它。很多属委节性、一年只开一次的花，而且有些花性不适宜台湾的亚热带气候，到了恩慈手中，便毫无顾忌地盛开得满园满处。

因此他把她的墓碑立在她老家后面的山上，让她永远地沐浴在她酷爱的大自然中。

以初对亡妻的感情，就像“西雅图夜未眠”那个丧偶三年、依然挚爱妻子的男人，对以初而言，恩慈并没有死，她只是……去了另一个地方。

她总有一天会回来的。以初如此告诉自己，如此深信。他爱的恩慈一定会再回到他身边，他们将会如以前一样相爱，所有的不幸都没有发生，他的恩慈会回来的。

“我说过我会等你，恩慈。不管多久，我都会等你，等你回来。”

※ ※ ※

章筠跌了个七荤八素。她隔了一会儿才自停止冒金星的

眼睛看见一片蓝天，接着阳光亮得又使她几乎眼盲。她闭着眼睛坐起来，再张开眼看她降落在何处。

眼前的景致美得令她发出一声轻叹。巨人般的群山环绕，阳光在山峰镶上了金色光芒，密密的森林，野花遍地，四周宁静而安详，连风都是轻轻拂过。仿佛听到水流声，章筠从半干半湿的草地站起来，往前走。

山谷间一条窄长的溪流蜿蜒而下，反映着阳光的水面像一条蓝色的宽锦带。她这一起来，走了几步，才发现她降落的地方只消有一点点差池，她就有可能坠落山谷而跌个粉身碎骨。

她轻喘一口气，再次举目四望，一种升自心底的奇异感觉笼罩了她，在她脚下这片原野，她周围的山与树林，这整块由七彩缤纷的五颜六色拼成的大地，甚至俯视着大地的阳光，都和她有着亲人似的亲密关系。

也许这种熟悉感，是因为她的确来过这——当她上次“降落”的时候。这表示她来对地方了。

章筠感到一阵松弛。嗯，运气还不错。

她开始缓慢地移动脚步，试图寻打蛛丝马迹。问题是，她不能确定她要找什么，因为她不知道她降落的时候，是飞行巴士坠毁前或之后。

她走回到她落地的地方。不经意地瞥见一块石碑。章筠蹲下来。石碑上刻有字。

爱妻凌恩慈驻足 生於一九六七 远游於一九九三

“什么意思？”她奇怪地喃喃。

石碑四周环绕着紫色和粉色花朵，她同时注意到石碑附近是整片平野中唯一整理得有若一个小小私人花园，没有杂草的地了。

“凌恩慈，”她念着。“凌恩慈。这名字……好熟。”

章筠思索着，记忆中，她认识的人没有叫“凌恩慈”的。

“凌恩慈。”而这名字念起来，不仅十分熟悉，好像和她有某种密切关系似的。

或许是她其中一个病人的名字吧？她如此猜忖，随即自己推翻这个想法。她的病人她全部记得。一旦成为她的病人，章筠把每一个都当她的至亲好友地关怀。一个人是不会忘记自己的至亲和好友的。

她正在纳闷，空中忽然爆响一声震荡了宁谧的狂喊。

“恩慈！”

那男性的声音刺进她耳膜，同时带进来另一个似乎来自遥远的地方的相似的声音，震得她一阵晕眩。

接着，一双强猛有力的胳膊紧紧抱住了她。

“恩慈！哦，恩慈！恩慈！恩慈！……你回来了！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哦，恩慈……”

章筠试着挣脱，但抱着她的男人箍得她毫无出力的余力，他抱得那么紧，怕她会逃走似的。

“先……先生，请你……放开我，好吗？”她呼吸困难地礼貌地要求。

“恩慈，哦，恩慈……这简直像做梦……告诉我这不是梦……”兴奋、激动过度，以初这时方错愕地抬起埋在她柔软的肩头的头，微微退开一些，好看着她。“你叫我什么？”

章筠往肺腔吸进些空气，望向仍然不放松地搂着她的男人。这么近的距离，加以她脑子因他狂喜的呼喊受到的震动，仍有些许混沌，他的五官在她眼前似乎混合在一起。

“先生，请你放开，你这样，我没法呼吸。”她依然客气

14

他犹豫。“你保证？”